甲申歲暮感懷

鄭培凱

深秋的爽颯，意氣風發
想起了春雨的淅淅瀝瀝
如夢如幻如揮舞著離別的手帕
滴落在童年嫩綠的芭蕉葉上依稀

只有南國的冬天才會如此溫暖
滿地石礫抱怨晴朗已整整一季
連吝嗇的水珠都不曾降臨一滴
主啊主啊，連仙人掌都沉不住氣

總是有駝鈴叮噹，傳自遠方
帶來旅人的口信，訴說明天的消息
說伊斯坦堡豐年好大的雪
說伊拉克的鄉村都懸起了星條旗

可是駝隊永遠沒曾趕到市集
沒曾見到蒙著面紗的姑娘支著頤
等待星光在荒漠中敲打夜空的胸膛
等待汲水時刻就驀地出現了夢中的情郎

南國的冬天畢竟是溫暖如春
旅人到此就不再想跋涉過山川
不再想算計蒼生幾何，只想著地久天長
且飲一杯清茶，等待開春氣象